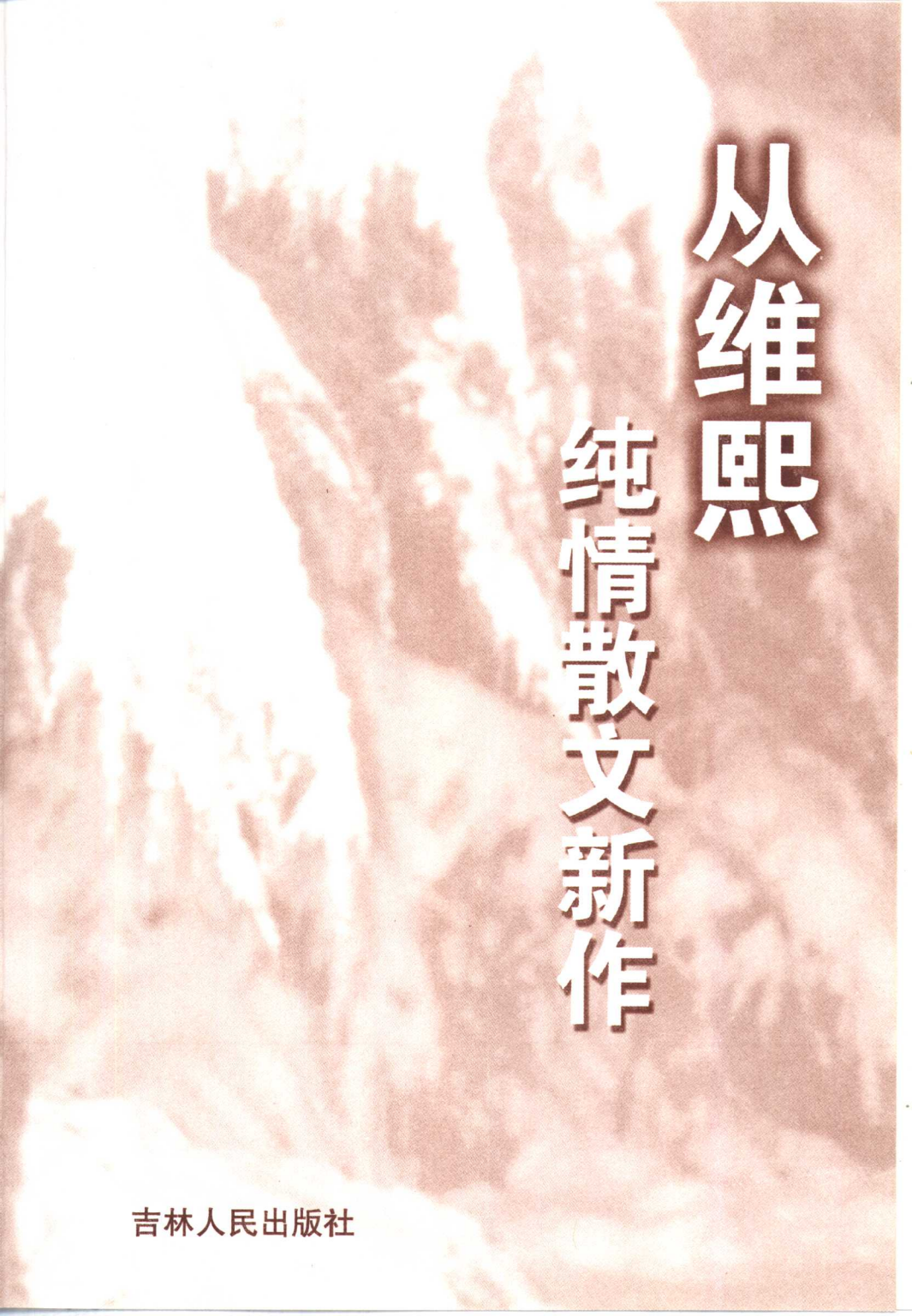


从维熙

纯情散文

新作

吉林人民出版社



从维熙

纯情散文新作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从维熙纯情散文新作

著 者	从维熙	封面设计	张 迅
责任编辑	包兰英 杨晓红	版式设计	晓 童
责任校对	闫 勇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501-9/1·212
定 价	13.5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听秋——代序

叶子和花朵落了
死了绿肥红瘦
不必叹息
逝水之舟不再回头
秋天的树洞
飞走了啼鸣的春鸟
一只只树眼
比三月的明眸成熟

枝头挽着的云霞去了
青春早已闭合了大幕
不必愁楚
黄昏斜阳来得步履匆忙
秋天的树
腹地又多了年轮的圆弧
像十月的产妇
新婴正在胎盘里骚动欲出

不必感伤秋山已如脱发老僧
多少人生 X 的答卷
弯曲如弓

伸延在沟壑般的额头
只需指间徐弹
记忆的响箭就离弦远去
射落的有昨天的蚀月
收获的有黎明 日出

无需苦吟秋山已满脸褶
多少支浊浪里囚渡的歌
涌如山泉
深藏在大山之谷
只需指尖轻拨
大珠小珠顷刻落满玉盘
声若游丝的是驿路飞雪
山呼海啸的是九天瀑布

(秋日，对镜成双，见白发染鬓，额头织网，似听萧瑟
秋声。当即挥笔成篇，以为自励。)

2000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听 秋——代序	1
酒 呔	1
雨 泡	6
男儿山	10
女儿河	12
夏日独白	16
冬 韵	18
遥远的回声	20
秋 赋	23
思念梧桐	25
观 雨	29
观 绿	33
“瘦西湖”觅秀	36
学一回苏东坡	39
访胡适故园	43
在沈从文故园	49
仰望母亲	52
守望“思想者”	54
寻梦芦花荡	56
九曲回肠	65
重庆往事	72
节日三弦	78

月亮轶事	83
感悟唐山	87
上海拾梦	90
在母亲的墓园	95
踏雪遇故知	98
花 殇	102
近读孙犁	105
阿里山看云	110
酒醉台北	114
为小阿姨送行	118
感受发廊	122
走近棋摊	126
闲话“方城”	129
静动之间	133
梦中的河	136
调侃一回	140
覬见“九华”	144
告别“刀耕火种”	148
回访一口井	152
假假真真话温州	158
雨天，有一只白鸽	162

酒 吃

文人当不了武松，甭说打虎，捉只家猫怕也不能胜任，但是死了阳刚生气，怕是在落墨时就少了几分孟浪的文采。

写下这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因为笔者至今嗜酒如初。汪曾祺老先生曾写下“宁舍命、不舍酒”的孟浪之酒言，在当代作家中的知音，怕是越来越少，而我是汪老的酒言知音之一。

记得，在1990年初春，王蒙、叶楠、谌容、心武、张洁、抗抗、莫言、晓声、匡满……约近20位文友，曾来我家豪饮，以祝贺1991年新春。时隔不过5年光景，许多文友已然弃杯不饮，在偶然的聚会上，他们出于礼仪以酒沾唇——或干脆以水代酒；“清教徒”越来越多，酒嬉之欢乐越来越少，有时是挺扫人兴味的。究其缘由，文友中的多数已近不惑之年或迈入老年门槛，弃杯之举不是出自感知，而是出自于理性的约束。

其中惟有叶楠、莫言，似没有舍弃嗜酒初衷仍能在餐桌上与我交杯，酒过三巡仍无放杯之意。去年，莫言托他山东友人，给我送来过一瓶“景阳冈”牌老酒，以示友情如醇酒般浓烈。此酒，在瓷瓶上烧就成武松打虎的图案，三杯入口，虽无酱香型白酒的浓香，却也清爽可口，饮后血撞胸膛，堂堂男儿阳刚之气，酒罢浑然而生。

李白在《将进酒》博大而浪漫的诗篇中，曾有“人生得

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生命自白。如果一个严于理性的评论家，以严谨的理性为尺，去挑剔一下这位诗仙加酒仙的诗文，可以挑剔出其放荡无羁和嬉戏人生的意味。但再以文学自身的特征观照一下李白，如果死了那种天马行空的浪漫，也就死了李白。唐诗中少了李白，若同星斗中陨落了一轮圆月，岂不令后人人为之悲怆?!

探考酒源，古人其说至少可以归纳为四：一曰：远古尧时即造酒千樽，此说无传可考。二曰：舜的女儿仪狄为造酒酒神，史书记载舜忙于治水，终日不归，其女仪狄每日候父归来皆空，她便将为舜做的饭倒于老树树洞之内。一日，仪狄忽闻其树洞发出异香，取瓢舀之喝下，竟觉浑身生热；待舜归来，献给父王饮下，舜飘飘然称之为酒。其三：传说杜康为周之粮秣官员，以粮秣酿酒。此说之惟一佐证，是魏武帝在饮酒时，曾边饮边吟：“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其四：酒非尧、仪狄和杜康之开先河物，“天有酒星，酒之作也”，酒与天地并存。此说，属于荒诞神说，不足为考。

笔者儿时住家离一家酒作坊不远，每年春节，一双稚眼看见烧锅老板，必在门扇之上张贴酒神。年画中的酒神朱唇大耳，面施粉黛，祖父告我：此酿酒祖仪狄。因而仪狄造酒之说，自我知酒而不识酒之时，就铭刻于心。识酒之后，方知酒考源流不一，但不管酒祖是仪狄还是杜康，抑或是张三、李四，酒在我从事文学工作之初，就与我结下了缘分。

50年代，我刚刚步入文坛之时，常与文友刘绍棠酣饮，两人共饮一瓶白酒，饮后皆觉筋骨爽透，文思泉涌。从此识酒爱酒，莫能杯空。即使1957年后，我被迫走上了一条漫长的劳改路，但在长达20年——七千多天的严酷时日中，我偶然有机会步出“大墙”，总是不忘偷偷买上几瓶酒

揣于怀中，藏于劳改队大炕炕洞或堆放杂物的旮旯，以酒解愁，以酒壮志。当时，我还猜想司马迁一定善饮，身受宫刑之后，如果没有烈酒铸其魂魄，他何以会坚韧地在大牢里苦耕《史记》？我还想到诗祖屈原，他著《九歌》、《天问》以及在酒后捻须吟唱其雄浑诗章时，其形其影其神其态，当何其美哉壮哉？！当他最后自投汨罗江的瞬间，怕是也会将酒洒于天宇之间，然后饮之半醉，才有最后自戕的向江心一跳吧？！

当然，这都属学术上无可考究的自我梦呓。但是酒在我劳改生涯中给了我生命张力，却是一个事实。当我在严冬的海河之滨，参加疏理流入海河的渠道劳动时，劳改犯通常总是挑灯夜战到天亮（白班由干部工人参加劳动），三九时节，白天气温已然降至零下十几度，入夜之后寒风吼叫，冷得人伸不出五指；再要赶上出工之时，在破旧棉囚衣里塞上扁装的二两白酒一瓶，便在满天飞舞着“白蝴蝶”的雪夜，无所畏惧地挥动锹镐。间或，仰脖“咕咚”喝两口，刺骨之三九奇寒，便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因而，我常常想许多文友相继弃酒之时，我却依然恋酒如初，这可能得益于20年劳改生活给了我一个健康的体魄，和我在那条风雪驿站上与酒结下了情缘之故吧！

1984年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日本友人告诉我，日本作家善饮者之一为水上勉。十分凑巧，我们的行程上有在水上勉家中逗留的安排。那天，我有意与主人寻衅挑战于他的故园，我们初则一口一口地喝，后来干脆一杯一杯地灌。因酒事时间过长，光年、郑刚、祖芬等几位作家，已然离开水上勉先生餐桌，去参观他院子里那部古老的水车了；我和他还在餐桌旁豪饮，直到水上勉先生拱手告饶为止。为此，在东瀛岛国报纸上，我赢得一个并不太风雅的

称号——“东方酒魔”。东晋时人葛洪(当时的炼丹人今日应称之为化学家),曾写过妙文“酒威”一篇醒世。文中写道:“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文中告诫嗜酒者,不能放纵酒欲。葛洪文中并引纣王造酒池肉林,而后亡商之例,以警后人。我记忆中似无纵酒过度之举,倒是有过两次酒醉,一次为1982年第一次飞往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国际笔会,在归途上踏入国门的广州之夜,因思归心切和旅途疲累醉倒穗城。第二次醉酒而留下酒事败迹,纯粹由精神因素所导致:1990年冬,我随电视台记者重访我昔日的一个劳改驿站。由于见景生情之故,千般酸楚和万般艰辛,一股脑儿涌浪般流入我的心扉,因而在劳改农场为我及摄制人员准备的晚宴上,我喝醉了。我这两次醉酒,大概还不在老祖宗葛洪儆戒的范畴之内。

“酒威”一篇之所以成为论酒之名篇,除去行文潇洒之外,文中还充满了古朴自然辩证法的内涵。葛洪在详述滥情于酒的种种流弊之后,不忘提及酒对人的精神裨益:“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斩蛇鞠旅;于公饮酒一斛,而断狱益明;管辂倾饮三斗,而清辨绮粲;扬云酒不离口,而太玄乃就;子围醉无所识,而霸功以举……”葛洪在这里所举的事例,皆为东晋之前的古人酒事典故。文中对前人酒祸酒功,尽列其中。可能出于我偏爱酒功之故,我对一些文友们掷杯弃酒,心中常常感到惶惑茫然。王蒙告诉我,他的饮量半斤,近一两年他感到饮酒对他身体不适,故而一滴不染;苏州的陆文夫兄,在一场大病之后,亦与嗜酒拉开了距离。1995年初春,与几个文友同登黄山看松观云,伴我们而行的安徽作家鲁彦周兄,也因身体状况不再恋栈酒事了。人的身体状况不同,生存意念不同,酒事中最忌对戒酒者劝酒,这是酒德之最,也就只好把那次1991年初春的畅饮,当做一种美

好的记忆，存储于相册及心扉之中了……

但因酒的魅力无穷，文苑中酒星依在。日前笔者在一次会议后的晚宴中，与 79 岁高龄的师友吴祖光相遇于一张餐桌——同桌还有青年作家刘震云、邱华栋以及宴会主人民营企业家朱服兵先生——想不到已至耄耋之年的祖光，仍然酒量无涯，在与刘震云、邱华栋等晚辈频频举杯之中，三瓶五粮液已然空了瓶底。我见祖光似仍未尽兴，但毕竟他年事已高，不得不为之扣杯劝止。

在返回家里的途中，京城寒风施威，电线被吹得发出哨鸣之声，我逆风行于街市，酒之热力，使我感受到了享受六七级风洗礼之愉快。此间，我心中忽然升腾起文人与酒的话题，“李白斗酒诗百篇”之传说，虽然带有几分孟浪，但在孟浪之中也蕴藏着几分文学的真实。酒助李白的灵肉燃烧，诗仙的才情便光焰四射，犹如地火喷涌于世。

酒是有情物。从文学的角度去管窥它，它是形象思维最高境界——意象的催生剂，也是作家受孕怀胎的媒合体。想那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之前，不过一芥草民夫耳；但是酒这个媒合体，居然能使喝酒初醉的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这等气贯长虹的磅礴大气之佳句，怕是酒魂顾圣之故尔！

为此，我想前有宁舍命不舍酒的汪曾祺，后有来者从维熙，怕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雨 泡

(一)

一次闲聊，王蒙自得地询问友人：你们谁能够听见雨点落地的声音？我能听见。

这句话挺煽情的。因为春日夏时听雨，是一种享受。无论是霏霏细雨，还是大雨滂沱，都有一种气韵。友人们住的都是楼房，只能隔窗观雨，见雨丝织网，鸽群穿雨幕疾飞，却听不到雨点落地的音乐。

其实，雨落地面除了音响之外，还有画面。特别是在夏日的雷雨天气，银河倾泻下来的水柱，在地面溅起一个个雨泡；雨泡时而鼓时而破，是很撩逗人思绪的。

儿时，不懂人生的潮涨潮落，但每每观雨，都能激起童心的快乐。在小镇街上见行人穿雨而行，必喊出这样的童谣：

下雨了
冒泡了
王八顶着草帽了

头戴遮雨草帽的行者，无暇对顽童的戏谑回击，自己便窃笑自己的胜利。偶尔，草帽底下飞过来两道愤怒的眸光，

也是一闪而过，落雨的日子，雨中行人顾不上与站在门洞里的顽童纠缠，于是童心得到了最大满足。记得，有一年夏天的落雨时刻，我和几个小伙伴，正起劲地从墙缝里掏水牛，忽然街心“叭”地一声响，一个人滑倒了，我们正在开怀大笑之际，那个浑身泥水的人，爬了起来，对我们回敬了几句：

春雨贵如油
下得满街流
跌倒了大学士
笑死一群牛

回击我们的是我的驼背家叔。当时，他正从北平辅仁大学回乡度暑假，虽然他引用的“春雨”二字并不恰当(时正8月)，但还是把我们戏弄了个瞠目结舌。当时，我们小伙伴中的头头，是隔壁邻居徐二嘎子，他弯腰向我家叔鞠了一个大躬：“叔，我们不知道摔倒的是您，要是知道摔倒的是您，我们谁都不敢笑了。”

家叔是辅仁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抖了抖身上的泥水走了过来，看看我们手里拿着墙缝掏出的水牛，嫣然一笑道：“我也没骂你们，骂的这小小玩意儿，它们不是叫水牛吗？”

那天，家叔没有生气，连连称道这是“久旱逢甘雨”之后，还把北平的一首儿谣，唱给我们听：

水牛，水牛
先出犄角后出头

那是我头一次听见流传在北平的儿谣，还不知道几年以后，我也到北平求学来了。

(二)

京城头上的银河与云海，虽然与故园同属一个母体，但我始终留恋故国儿时的雨季，天蒙蒙，地茫茫，远山近柳都被笼罩在一片混沌的雨烟水雾之中，记忆中的故园每个雨天，都是云海分娩下来的一幅幅水墨画。

京城有街道隔离，高楼障目，雨季画卷没有了乡野的雄浑和细腻，使一个从乡土走入京城的自然之子，在落雨的日子若有所失。自从搬到高楼上蜗居以后，我的感觉就好像成了墙缝中间的一只水牛。连雨的音响和雨的色泽，都失去了音乐、绘画和诗的情致。

“蜗牛”伸出触角去感受雨季，惟一快乐就是街市间那些红伞、绿伞、黄伞、花伞，间或，眼帘里闪进一把黑伞，那一切璀璨似都被吞噬了，仿佛连雨线都被染成了墨色。当然，王蒙提及的雨泡声声，在高楼上更是无法享受到的乐趣了——高楼——层层楼板隔开了地气，地气与雨点形成梦境般的幻灭，也就与自然绝了那种独特的缘分。

仔细想想，这是一个文学与自然的问题，随着工业化社会进程的加速，人与自然的樊篱便也日渐增高。从宏观的角度去俯视，大自然是文学的摇篮，离开了大自然五色斑斓的文学，常常显示出她自身的干瘪。诚然，我们早在 30 年代，就有“亭子间”文学，而今，我们又不断见到室内电视剧及楼堂宾馆文学。但霓虹灯无论如何变幻色彩，也没有大自然的颜色更没有大自然的丰腴体态。

笔者身住高楼，在雨夜也能听到雨声，那是我放下窗前

的遮阳棚(为了防止疾雨扫进室内),而听到的滴滴答答的声响。但是雨水敲击篷伞的声响与鞭子雨叩打大地的音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境。它惟一的联想功能,只能让我想起枯荷落雨或雨打芭蕉之画面。至于那一个连着一个的雨泡奇观,只能在梦回摇篮时去寻觅了。

而文学又是需要梦幻的,无梦的文学,如同飞鸟折断了彩翼。这就是小小雨泡对我的启迪。

男儿山

昔日曾经读过多少篇描写张家界文章了。可能是出于笔者的孤陋寡闻，似乎没有读到过对这片奇山感悟出的奇想文字。

文学是幻觉孕生的婴儿，如果死了联想，就如同一只飞鸟，被折断了彩翼。一尊雕塑再美，也难活如生灵那般；山水的描述文字，不同于摄像机器，只是能拍摄下它的形影，而更为重要的，怕是要赋予它内在的生命象征。

今年深秋，与一些友人共游了张家界的全部景观。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友人们各抒自我的独特感受时，我说：中国的名山大川不计其数，各有各的性格。黄山以其秀而名驰天下；华山以其险而使游者折服；五台、九华、普陀、峨眉以其禅佛之静，而陶冶来客之心境……惟张家界以其山势之挺拔伟岸，一根根石柱似要刺破天穹之戟，而使观客心旷神怡之余，感到人在戳天石柱之林面前的渺小和卑微。

张家界着实是一座奇山怪山。面对它的第一个直感，使我想起了位于美国西南部的红石山。红石山与张家界群都是“仙人掌”状的峰峦组合，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红石山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红色的；而位于湘西的张家界，更贴近山体自然的青灰色。但是它们的共同特色，就是山峦的组合多由拔地而起的石柱连接而成。说得更为原始一点，它